入蜀記/卷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入蜀記

◀上一卷

卷五

下一卷▶

二十七日。郡集於南樓。在儀門之南石城上，一曰黃鶴山，制度閎偉，登望尤勝。鄂州樓觀為多，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，山谷所謂「江東湖北行畫圖，鄂州南樓天下無」是也。下闚南湖，荷葉彌望。中為橋，曰廣平。其上皆列肆，兩旁有水閣極佳，但以賣酒，不可往。山谷云「凭欄十里芰荷香」，謂南湖也。是日早微雨，晚晴。

二十八日。同章冠之秀才甫，登石鏡亭，訪黃鶴樓故址。石鏡亭者，石城山一隅，正枕大江，其西與漢陽相對，止隔一水，人物草木可數。唐沔州治漢陽縣，故李太白《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》序云：「白遷於夜郎，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，沔州牧杜公、漢陽令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。」其後沔州廢，漢陽以縣隸鄂州。周世宗平淮南，得其地，復以為軍。太白詩云：「誰道此水廣，狹如一疋練。江夏黃鶴樓，青山漢陽縣。大語猶可聞，故人難可見。」形容最妙。黃魯直「宵征江夏縣，睡起漢陽城」，亦此意。老杜有《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》及《登舟將適漢陽》詩，而卒於耒水，可恨也。漢陽負山帶江，其南小山有僧寺者，大別山也。又有小別，謂之二別云。黃鶴樓，舊傳費禕飛升於此，後忽乘黃鶴來歸，故以名樓，號為天下絕景。崔顥詩最傳，而太白奇句，得於此者尤多。今樓已廢，故址亦不復存。問老吏云，在石鏡亭、南樓之間，正對鸚鵡洲，猶可想見其地。樓榜李監篆，石刻獨存。太白登此樓，《送孟浩然》詩云：「孤帆遠映碧山盡，惟見長江天際流。」蓋帆檣映遠山，尤可觀，非江行久，不能知也。復與冠之

出漢陽門遊仙洞，止是石壁數尺，皆直裂無洞穴之狀。舊傳有仙人隱其中，嘗啟洞出游，老兵遇之，得黃金數餅，後化為石。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。初不云所遇何人，且太白固已云：「頗聞列仙人，於此學飛術。一朝向蓬海，千載空石室。」今鄂人謂之呂公洞，蓋流俗附會也。有道人，澶州人，結廬洞側，設呂公像其中。洞少南，即石鏡山麓，麤頑石也，色黃赤皴駁，了不能鑑物，可謂浪得名者。由江濱堤上還船，民居市肆，數里不絕。其間復有巷陌，往來憧憧如織。蓋四方商賈所集，而蜀人為多。

二十九日。早，有廣漢僧世全、左緜僧了證來附從人舟。日昳，移舟江口，回望堤上，樓閣重複，燈火歌呼，夜分乃已。招醫趙隨為靈照視脈。

三十日。黎明離鄂州，便風掛颿，沿鸚鵡洲南行。洲上有茂林神祠，遠望如小山。洲蓋禰正平被殺處，故太白詩云：「至今芳洲上，蘭蕙不敢生。」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，即此地也。自此以南為漢水，《禹貢》所謂「嶓冢導漾，東流為漢」者。水色澄澈可鑑，太白云「楚水清若空」，蓋言此也。過謝家磯、金雞泷。磯不甚高，而石皆橫裂，如累層甓。得縮項鯿魚，重十斤。泷中有聚落，如小縣。出鱘魚，居民率以賣鮓為業。晚泊通濟口，自此入沌。沌讀如豘，字書云，水名，在江夏。過九月，則沌涸不可行，必由巴陵至荊渚。

九月一日。始入沌，實江中小夾也。過新潭，有龍祠，甚華潔。自是遂無復居人，兩岸皆葭葦彌望，謂之百里荒。又無挽船，舟人以小舟引百丈，入夜財行四五十里，泊叢葦中。平時行舟，多於此遇盜，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，不寐達旦。

二日。東岸葦稍薄缺，時見大江渺瀰，蓋巴陵路也。晡時，次下郡，始有二十餘家，皆業漁釣，蘆藩茅屋，宛有幽致。魚尤不論錢。自此始復有挽路，登舟背望竟陵遠山。泊白臼，有莊居數家，門外皆古柳侵雲。

三日。自入沌，食無菜。是日，始得菘及蘆菔，然不肯斲根，皆刈葉而已。過八疊泷口，皆有民居。晚泊歸子保，亦有十餘家，多桑柘榆柳。

四日。平旦，始解舟。舟人云，自此陂澤深阻，虎狼出沒，未明而行，則挽卒多為所害。是日早，見舟人焚香祈神，云：告紅頭須、小使頭、長年三老，莫令錯呼錯喚。問何謂長年三老，云梢工是也。長，讀如長幼之長。乃知老杜「長年三老長歌裏，白晝攤錢高浪中」之語，蓋如此。因問何謂攤錢，云：博也。按梁冀能意錢之戲，注云：即攤錢也。

則攤錢之為博，亦信矣。過綱步，有二十餘家，在夕陽高柳中，短籬曬罾，小往來，正如畫圖所見，沌中之最佳處也。泊畢家池，地勢爽塏，居民頗眾。有一二家，雖茆荻結廬，而窗戶整潔，藩籬堅壯，舍傍有果園甚盛，蓋亦一聚之雄也。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，遊廣福永固寺，闃然無一人。東偏白雲軒前，橙方結實，雖小而極香，相與烹茶破橙。抵暮，乃還舟中。畢家池，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。

五日，泊紫湄。

六日。過東場。並水皆茂竹高林，隄淨如掃，雞犬閑暇，鳧鴨浮沒。人往來林樾間，亦有臨渡喚船者，使人怳然如造異境。舟人云，皆村豪園廬也。泊雞鳴。

七日。泊湛江。

八日。早，次江陵之建寧鎮，蓋沌口也。晉王澄棄荊州，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，乃留屯沌口；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；皆此地也。阻風，大魚浮水中無數。凡行沌中七日，自是泛江，入石首縣界。夜觀隔江燒蘆場，煙焰亘天如火城，光照舟中皆赤。

九日。早，謁后土祠。道旁民屋，苫茆皆厚尺餘，整潔無一枝亂。挂帆拋江行三十里，泊塔子磯，江濱大山也。自離鄂州，至是始見山。買羊置酒，蓋村步以重九故，屠一羊，諸舟買之，俄頃而盡。求菊花於江上人家，得數枝，芳馥可愛，為之頹然徑醉。夜兩極寒，始覆絮衾。

十日。阻風雨。遣小舟橫絕江面，至對岸買肉食，得大魚之半，又得一烏牡雞，不忍殺，畜於舟中。俄有村翁持茭萌一束來餉，不肯受直。遣人先之夔。晚晴，開船窗觀月。

十一日。舟行，望西南一角，水與天接。舟人云，是為潛軍港，古嘗潛軍伺敵於此。遙見港中有兩點正黑，疑其遠樹，則下不屬地，久之，漸近可辨，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。又有水禽雙浮江中，色白，類鵝而大，楚人謂之天鵝，飛騫絕高，有弋得者，味甚美，或曰即鵠也。泊三江口，水淺，舟行甚艱。自此遂不復有山。太白詩：「山隨平野盡，江入大荒流。」蓋荊渚所作也。

十二日。過石首縣，不入。石首自唐始為縣，在龍蓋山之麓，下臨漢水，亦形勝之地。杜子美有《送石首薛明府》詩，即此邑也。泊藕池。

十三日。泊柳子。夜過全、證二僧舟中，聽誦梵語《般若心經》。此經惟蜀僧能誦。

十四日。次公安，古所謂油口也。漢昭烈駐軍，始更今名。規模氣象甚壯。兵火之後，民居多茆竹，然茆屋尤精緻可愛。井邑亦頗繁富，米斗六七十錢。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，湖州人。游二聖報恩光孝禪寺。二聖謂青葉髻如來、婁至德如來也，皆示鬼神力士之形，高二丈餘，陰威凜然可畏。正殿中為釋迦；右為青葉髻，號大聖；左為婁至德，號二聖；三像皆南面。予按藏經駒字函，娑羅浮殊童子成道，為青葉髻如來，青葉髻如來再出世，為樓至如來，則二如來本一身耳。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二神人，言我青葉髻、婁至德如來也，有二巨木，在江干，我所運者，俟鄯行者來，令刻為我像。已而果有人自稱鄯行者，又善肖像，邑人欣然請之。像成，人皆謂酷類所夢。然碑無年月，不知何代也。長老祖珠，南平軍人。寺後有廢城，髣髴尚存，圖經謂之呂蒙城。然老杜乃曰：「地曠呂蒙營，江深劉備城。」蓋玄德、子明皆屯於此也。老杜《曉發公安》詩注云：「數月憩息此縣。」按公《移居公安》詩云：「水煙通徑草，秋露接園葵。」而《留別公安太易沙門》詩云：「沙村白雪仍含凍，江縣紅梅已放春。」則是以秋至此縣，暮冬始去。其曰數月憩息，蓋為此也。泊弭節亭。馴鷗低飛往來，竟日不去。

十五日。周令說縣本在近，北枕漢水，沙虛岸摧，漸徙而南，今江流，乃昔市邑也。又云，縣有五鄉，然共不及二千戶，地曠民寡如此。民耕尤苦，隄防數壞，歲歲增築不止。晚攜家再遊二聖寺。眾寮有維摩刻木像，甚佳，云沙市工人所為也。方丈西有竹軒，頗佳。珠老說五祖法演禪師，初住四面山，孑然獨處，凡二年，始有一道士來問道，乃請作知事。又三年，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，皆得法。於是演公之道，寖為人知，而四方學者，始稍有至者。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，然終身不過數十眾。珠聞此於其師卍菴顏禪師。荊州絕無禪林，惟二聖而已。然蜀僧出關，必走江浙，回者又已自謂有得，不復參叩。故語云：「下江者疾走如煙，上江者鼻孔撩天。徒勞他二佛打供，了不見一僧坐禪。」

十六日。過白湖，渺然無津，拋江至升子舖。有天鵝數百，翔泳水際。日入，泊沙市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，自此至荊南陸行十里，舟不復進矣。老杜詩云：「買薪猶白帝，鳴艣已沙頭。」劉夢得云：「沙頭檣干上，始見春江闊。」皆謂此也。

十七日。日入後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，蓋入峽船也。沙市堤上居者，大抵皆蜀人。不然，則與蜀人為婚姻者也。

十八日。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、通判右奉議郎權嗣衍、左宣教郎陳孺。荊南，圖經以為楚之郢都，梁元帝亦嘗都焉。唐為江陵府荊南節度，今因之。然牧守署衙，但云知荊南軍府，與永興、河陽正同，初無意義，但沿舊而已。

十九日。郡集於新橋馬監，監在西門外四十里。自出城，即黃茅彌望，每十餘里，有村疃數家而已。道遇數十騎縱獵，獲狐兔，皆繫鞍上，割鮮藉草而飲，云襄陽軍人也。是日極寒如窮冬，土人云，此月初已嘗有雪。

二十日。倒檣竿，立艣牀。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，不復張帆矣。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，大如人臂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，凡用艣六枝，百丈兩車。

二十一日。劉帥丁內艱，分迓兵之半負肩輿，自山路先歸夔州。是日，重霧四塞。

二十二日。五鼓，赴能仁院，建會慶節道場。中夜後，舟人祀峽神，屠一豭。

二十三日。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。劉帥受弔禮，與吳人同。

二十四日。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、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、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蘊。

二十五日。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祁來。

二十六日。修船始畢，骨肉入新船。祭江瀆廟，用壺酒、特豕。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，蓋四瀆之一，最為典祀之正者。然兩廡淫祠尤多，蓋荊楚舊俗也。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，錄其叔祖君儀待制《訟》卦講義來。君儀，嚴州人，師事先大父，精於《易》，然遺書不傳，講義止存一篇而已，然亦其少作也。

二十七日。解舟，擊鼓鳴艣，舟人皆大噪，擁堤觀者如堵牆。泊新河口，距沙市三四里，蓋蜀人修船處。

二十八日。泊方城。有嘉州人王百一者，初應募為船之招頭。招頭，蓋三老之長，顧直差厚，每祭神，得胙肉倍眾人。既而船戶趙清，改用所善程小八為招頭。百一失職怏怏，

又不決去，遂發狂赴水。予急遣人拯之，流一里餘，三沒三踊，僅得出。一招頭得喪，能使人至死，況大於此者乎！

二十九日。阻風。

十月一日。過瓜洲壩、倉頭、百里洲，泊沱湓。皆聚落，竹樹鬱然，民居相望。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，羣童見船過，皆挾書出觀，亦有誦書不輟者。沱，江別名。《詩》「江有沱」、《禹貢》「岷山導江，東別為沱」是也。湓，則《爾雅》所謂春秋夏有水，冬無水曰湓也。

二日。泊桂林灣。全、證二僧陸行來云，沿路民居，大抵多四方人，土著財十一也。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，謂之開頭。

三日。舟人分胙，行差晚。與兒輩登隄觀蜀江，乃知李太白《荊門望蜀江》詩「江色綠且明」為善狀物也。自離塔子磯，至是始望見巴山，山在松滋縣。泊灌子口，蓋松滋、枝江兩邑之間。松滋，晉縣，自此入蜀江。枝江，唐縣，古羅國也，江陵九十九洲在焉。晉柳約之、羅述、甄季之聞桓玄死，自白帝至枝江，即此地也。歐陽文忠公有《枝江山行》五言二十四韻。蓋文忠赴夷陵時，自此陸行至峽州，故其《望州坡》詩云：「崎嶇幾日山行倦，卻喜坡頭見峽州。」灌子口，一名松滋渡。劉賓客有詩云：「巴人淚應猨聲落，蜀客船從鳥道回。」

四日。過楊木寨。蓋松滋有四寨，曰楊木、車羊、高平、稅家云。泊龍灣。

五日。過白羊市，蓋峽州宜都縣境上。宜都，唐縣也。謁張文忠公天覺墓，殘伐墓木橫道，幾不可行。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；二孫，一有官，病狂易；一白丁也。初作墓江濱，已而不果葬，改葬山間，今墓是也。而舊墓亦不復毀。啟隧道出入，中可容數十人坐。有道人結屋其旁守之。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：「莫將外物尋奇寶，須問真師決汞鉛。寄八瓊張子高。鍾離權始自王屋遊都下，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字。今又將西還，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。紹聖元年仲冬望日。」權，即世所謂鍾離先生。子高即天覺，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醻唱者。後有魏泰道輔跋云：「天覺修黃籙醮法成，浮玉山人謂之曰：上天錄公之功，為須彌山八瓊洞主，宜刻印謝帝而佩之。天覺不以為信，故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為證，後丹元子又為天覺求書卷末。」又有徐注者跋云：「天覺舟過真州，方出謁，有布衣幅巾者，徑入舟中，索筆大書『閑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』十字，擲筆即去。

而天覺適歸，墨猶未乾。」注，真州人，云親見之。墳前碑樓壁間，有詩一篇云：「秋風十驛望台星，想見冰壺照坐清。霖雨已回公旦駕，挽鬚聊聽野王箏。三朝元老心方壯，四海蒼生耳已傾。白髮故人來一別，卻歸林下看昇平。」蓋魏道輔贈天覺詩，後人所題者。唐立夫舍人亦有一詩，末句云：「無碑堪墮淚，著句與招魂。」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。泊赤崖。